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

卷八
文

C40

4514

(128-A)

240-4514
了翁上居請大巖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溫府中永
為學者不致許出虎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語誌



B 64853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八

書問

侍者福善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與周海門觀察

頭陀蒙以甘露見灑清涼心骨頓敢沈疴此段因緣
實非淺淺別後之懷大似空生晏坐石室時見法身
不離心目間也嘗謂個中事須是個中人嶺南法道
久遠幸得大悲手眼一發揚之使闡提之輩頓發無
上善根比雖入室者希而知有者衆皈依者日益漸
佳如菩提樹下與曹溪諸僧最難調伏近來回心信

向者蓋已十之二三矣惟此一段真風皆從大光明藏中流出足證居士此番宦遊實是龍天推出乘大願輪而行也曹溪志今始刻完幸垂一語置之篇首發揮六祖光明點開人天眼目庶不負此嘉會也

又

柯孝廉于五月省中相見如再生人此君根性猛利能于憂愁疾病關頭頓然打破生死窠窟真豪傑士憶居士云人人皆上根第無大爐鞴耳此君非座下何能一開發如此非上根又何能猛勇如此將來海表正法命脉實賴此君願佛力加持以色力康強不

患不如古人山野年來說法如與木人聽方外弟子中近得一二入稍可鉗錘俗諦中一時信向而真履實踐者獨順德馮生昌膺此子少年靈根頗深鄉黨一時歸重無問老少及門者咸師事之其真誠動物故乎教如此觀此子決志則將來不退可起江門之續斯蓋嶺表法道機緣運轉之會也近聞與陶石簣太史遊此公冰雪心腸非一世清淨戒中來與山僧相會時惜機緣未深耳若得周旋更大快事屠長卿近與德園同志亦當時導引入此向上一路也鄭崑崖中丞公蓋真爲生死人近在林下深知愜懷第與

山僧會時此向上一竅尚未開發居士能以此事委曲通問相慰足荷慈悲不淺也此中法緣漸開弟子中受化之機前書已具聞之尚有二三未成熟者儻天假之以三年或稍有可成就者足以不負此行諸佛所護如來所使併法門知己所望耳

答任養弘觀察

此段工夫只在急流中石火電光裏手親眼快方是大力量耳承示此中得大清凉安隱便是頓證菩提之第一義也第恐照力不堅被他流轉而不覺知若覺知則雲散雨收光風霽月其樂自不可喻矣

與祝惺存觀察

名以幽

我聞佛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憶昔奉教周旋今則恍忽如夢別後曹溪如命種種皆如幻事今則視之如泡然妄想心中但知影耳惟大智觀之豈外此耶曹溪中興一段因緣秋毫皆出慈心三昧卽山野無量苦心總皆悲願攝持功雖未竟而大槩規模聊爲中興祖道一代事業在山野固不足錄惟尊慈一段護法光明終不可泯茲弟子輩手錄一徃實事列爲十款敢乞法施爲文作金剛幢當與六祖法身相與無窮實千載之下中興一大事因緣惟願出廣

夢遊卷八
長舌徧覆大千令見聞者普入大光明藏也

與丁右武大叅

字覺非

公與山野此段因緣固自大奇海內識者亦莫不稱奇良由我輩皆墮世出世間二種知見我慢大障習氣種子覆蔽本有智慧光明公墮此故鍛羽中途不展搏風之翼山野墮此故法幢中折不克振佛祖家聲賴諸佛廣大真慈不思議神力同以迅疾法雷而擊破之彼此人事不同而所遭爐鞴同既而所投苦趣同且竟以性命相依同豈不欲出生死同證菩提同耶故共將一篋束之一齊拋擲東洋大海直欲吾

輩頓將歷劫麤浮習氣人我是非恩怨得失種種垢濁一洗殆盡耳不然何其同死同生亦至于此耶嘗謂此則公案古人難調伏者都用此一機如昌黎東坡吾門覺範諸老皆是物也若昌黎之固執非大顛不化東坡之我慢非儋耳不消覺範之見習非瓊崖不泯然此數公陶冶皆同而所遇不同故不稱千古奇事惟公固非昌黎而山野竊不敢望崖顛老山野雖有愧覺範而公不讓東坡卽其今日因緣大越前脩真千載一時慶幸多矣若公無禪喜見志山僧無楞伽印心仍循故道而歸豈不負此良緣有孤天造

夢遊集八
耶所以同處經年不敢以此向上一着略露微芒者
以公之上根利器自可一超直入正如涅槃會上廣
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作佛事殊非區區者比蓋入道
因緣固自有時節耳不意遽爾言別真念百劫難逢
今幸相值豈肯輕易放過故山野不自知固陋而於
風波之末若冀承歡喜一決死生無三水之猛省回
淇之堅誓山野定不捨跬步必追至曹溪泉頭水窟
山盡大休大歇而後已也所以然者惟公以菩薩信
山野之心以骨肉待山野之身海內知己皆以出世
奇公與山野之遇苟山野不以此段大事因緣剗心

摘膽以呈公又何以慰知己之望報公非常之愛哉
公不以荷擔如來爲己躬真切事亦非所以愛山野
酬知己也此段工夫萬萬不難惟公真心本體般若
光明堂堂獨露所以胸包星象氣蓋乾坤直以蠱浮
瞋慢習氣時時發現自障妙明故吐盡肝膽而人或
不見信費盡慈悲而人或不知感公諦思此外更有
何事愧于人哉吾佛有言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
此普賢菩薩利生之大忌以瞋與慈悲不兩立耳唯
今但願消得一分習氣便露十分光明除得一分瞋
慢便立百分功德古人所謂不用求真唯須息見又

夢遊集八
五
云不必別求放下便是又云看得破佛也做永嘉云
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
消融頓入不思議于此足見古人無他長只是肯將
胸中不可人意的事一齊放得下只是人所不堪忍
處自己忍得過始也生忍若忍至無生則頓登佛地
又有何微妙伎倆以涂人之耳目哉前曾有聯云念
頭起處卽看破事未至時莫妄生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此後願公第一入忍辱法門做省心工夫作放下
事業回視從前半生行脚都是夢事一口吐盡不留
絲毫赤力力踣跳打起精神踢翻窠窟揭出斬新日

月別立生涯如此方始是大丈夫蓋天蓋地不負生
平之氣象自有天龍拱手颺颺潛踪此正修天爵則
人爵自至以此較之虛浮想相與作真實不朽之功
德者蓋霄壤矣如是可名覺非居士孟浪極此高明
以爲何如儻知己不以爲欺則芝蘭不足比其契金
石不足方其盟是乃金剛種子歷劫不磨願與公生
生世世同爲出世津梁共作慈悲眷屬度盡衆生而
不相捨離也山野今日之言方畢露肝膽痛絕常情
出世之盟訂之於此若果見信乞將從前與公札子
一火燒盡不餘一字則百念成灰請從今已去凡與

公書非藥石不發字字願效吾佛真語實語不妄不綺之戒公之所教但願以別後日用工夫省力費力處易過難過處互相激揚以成一代偉績願公先向生死關頭作一關吏耳此關一透則可掉臂遊戲戈戟場中是非堆裏處處頭頭放光動地現宰官身作大佛事如是可稱出世雄猛丈夫殆非古今世諦豪傑可比萬一也別離不遠生死情長悵望各天葛藤徧地願慧劍一揮不留毫髮惟高明努力圖之

又

別後日復一日杳無音問去人滋遠思人滋深每見

惟吾未嘗不驚吒相問以何因緣而消息頓斷如此忽得手書雲中冉冉而至開函恍見顏色且字字皆從真心實際流出悲喜交集及觀炤心時現行住坐臥不離者個數語不覺喜心倒劇不謂于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也嘗謂此道在人本自具足根不論利鈍悟不拘遲速只在當人自信自肯耳所謂一念回光便同本有豈向他覓第開發自有時節因緣向所得三吳諸故人書企望居士頻入此道以同體念切故有許多擔憂似乎居士習氣偏勝於此爲難獨山野觀居士脫體瑩徹如駭雞犀枕卽有所徧皆屬客

邪所惑非本然也以入道如一鏃破三關耳但肯心一發則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當之勢又何敢較其遲速分其利鈍乎是則爲居士憂者如爲效邯鄲之步者憂其不成武耳從古自有出格沒量漢安可與尋常比邪大槩此事直是貴在勇猛一踏到底若習氣忽發但猛的一撥如霸王之力拔山舉鼎一齊用盡又如一聲叱吒千人皆廢如此又何患習氣不能消磨纔有一毫不能消磨之念便墮怯弱就覺不丈夫氣矣此事端在關心愛憎最難打破處着力一椎若此處一破則百千萬種關捩子一時齊破若難處

不破縱將百千萬種佛法知見道理一口吸盡都無半點實用世出世間通無利並何以故以病根未拔猶如鼠毒遇雷便發若病根發任作多少功名事種種伎倆都是病行大非雄猛丈夫行也旣行非丈夫又何以稱丈夫負超世之量哉竊歎居士人品才華功名事業天資學問件件過人若病根不拔但能陵轢一世不能陵轢千古若肯將生平所負聰明力量一齊收束聚精會神攢簇於此一大事因緣上一旦打破則將從前萬劫千生種種恩怨榮辱是非得失煩惱業障一齊化成無上菩提光明種子矣從此一

番出頭來凡有所作所爲纖毫事業皆從此段光明種子中發揮事事法法皆成不朽此吾釋迦老子棄捨王宮割斷恩愛雪山六年苦行博得底在居士一旦席捲而囊裏之豈非一大雄猛丈夫哉常笑勾踐以會稽之恥乃二十餘年臥薪嘗膽其志止于吞吳而已何其陋哉山野每謂煩惱之賊歷劫侵吾正信不止一吳以之壞法淨土破涅槃城置身苦海漂流無涯不止會稽之恥吾人苟能切齒立勾踐之志以復歷劫生死之讎正不必二十年之功也以彼爲之在人而此爲之在我既爲之在我又何憚而不爲耶

又

承示當此逆境大得受用極爲歡喜大段於逆境中得大受用皆大丈夫之能事特家常過活耳無甚奇特處只是日用現前順境熟習慣便處不覺發現被他瞞過此處爲難耳且如目前無論大小不如意事此逆境也觸着便怒卽被他觸動動則有苦便不受用此正是熟處難忘耳生死機關只在此一轉處此處轉得過立地便是聖人若轉不過依然墮在煩惱窠窟裏此急流處一撥轉關樞子便是撥天關之力量非居士大力量人金剛心地斷難施展古人所謂

佛法無多子正此謂也大槩煩惱處得受用快活方
爲真受用耳居士生平煩惱極大而快活處亦大卽
今若能將煩惱窠窟一椎打得粉碎全身跳入快活
場中回視百劫千生習氣影子一口唾盡此真是天
上天下第一自在沒量大快活人也居士能以此爲
孟浪否乎今日完滿道場目前無量快活事恨不得
與居士共之聊以此報平安耳

又

貧道此萬里之行仰仗諸佛慈力 聖主弘恩坐此
瘴鄉得了此一段大事真百千萬億劫最上因緣也

惟念居士與貧道同此甘苦豈不能同此法味乎諺
云日出事還生塵海茫茫終無究竟得偷閒處且偷
閒念此丈夫之軀撐拄乾坤除却世間事更有出世
間無窮樂地豈可以目前幻化世間妄想便爲究竟
乎居士別來二載想于看破處脚跟一步必能漸入
佳境矣居士金剛心中一咳唾耳何如

與湯海若祠部

長千一別眨眼十年舍利身光居然在目卽種種幻
化之緣皆屬空華佛事耳山僧坐此瘴鄉賴三寶真
慈攝受之力無諸煩惱且以法緣消磨歲月刀斗不

異折脚鐺耳無奈歷生文言習氣橫發于無事甲裏
千日之期除奔走行伍供役之暇諸著述不下數十
萬言雖無補于至道聊見區區一念孤光不昧于羅
刹鬼國耳諒知我者不以此爲迂也

與劉存赤

吾人多生積劫五欲淤泥七情業火深而且熾豪傑
之士靡不爲其陷溺燒煑求一念回心了不可得况
望其生遠離心求出苦道專念栖心于淨土乎此又
不獨蓮出淤泥而又根從火發也何喜如之吾人欲
出生死者要知生死之根欲求淨土之本殊不知淨

土之本卽生死之根也是在此心一念轉變之間不
遺餘力耳願公諱于日用現前境界妻子團圞之際
朋友交接之間義利交攻之處喜怒未發之前預先
着眼覷定真真實實諦諦當當要見如何是生死根
卽當極力拔之然而吾心本淨其所以穢濁者實此
根株之弊垢也苟能力拔其根則淨土不求至而自
至矣所謂一根旣返原六根成解脫者正此謂也若
于根本一念覷透則日用頭頭無非解脫之場盡歸
極樂之境斯實身雖未到蓮華內先送心歸極樂天
矣

與鄭金吾

貧道下劣無似第一朽株耳昨者雷霆震驚時望者如傍劫火乃承座下橫放身心攘臂而援之種種方便救濟志在必生而後已不減長者之于火宅諸子也別來兀坐瘴鄉每生疲厭則興懷座下不覺頓增無量勇猛度生之願今蒙 聖恩所賜餘年卽其所說之法所利之生皆出于座下之金剛心地行願無窮而功德亦無盡矣下劣走入瘴鄉瞬息千餘日愧有漏之因不足以酬無相之施願以法謝謹持近來所作佛事法言數種奉慰慈念以報知己更試省覽

聊見空中鳥迹以尋道人行脚事不離車塵馬足間也

與何金吾

嘗憶古人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與夫不言而道自存者有之至若當患難死生之際睇盼于縲絏桎梏不言而心識者蓋亦希矣何者人易感於心知恩難施於不報耳往者山野以無狀上千 宸怒下鎮撫鞫時雷霆在上鼎鑊在前卽昭昭耿耿之懷無容見白執事奉 節監刑且低回猶豫於捶楚之間藉令形如金石豈能當其爐鞴耶幸賴足下一言而決之真

夢遊錄八
若灑霈雨於烈焰投甘露於枯腸頓令五內清涼躍然生色亦不自知在刀鋸間也在朝廷三尺之法未少假藉第側觀足下不忍之心油然而現於眉睫蓋已深知足下爲仁人君子矣徒銘感於心然不知足下爲誰氏也山野深入瘴鄉當饑饉之餘瀆九死之際念足下高義未嘗去懷頃值貴僚友詢之始知足下爲何君也謹脩尺素用布懷德之私

答鄭崐崖開府

遠蒙白毫東炤萬八千土光中苦行頭陀儼如面禮慈容親聞妙義復荷甘露見灑塵習頓空踴躍之懷

非言可喻貧道聞菩薩妙行妙在歷境驗心煩惱空處不用別求般若諸塵透處卽此便是玄門伏誦實際一語真瞽目之金篦也親承有願接足無時妄情依依益增傾倒惟真慈攝受不捨有緣風便更希遙垂一手是所欽渴

又

五羊父稱茂戾所居壘壁非蘭若也貧道仗聖慈以萬里爲調伏兢兢執役爐錘間且幸以毒除毒其於狹劣習氣似漸銷鎔誠如飲水然終似陸魚溲沫耳嶺南曹溪乃六祖演化地禪門洙泗肉身在此也貧

道竊願持一培土以微靈于寂光潛消舊業初不敢
放捨身心第恐失伍時復往來行間今賴當台寬假
似可息肩頃乞食凌江忽奉瑤函自天而下如天鼓
音三復慈旨真無邊大悲不捨有緣于微塵毛孔耳
獵隱一語誠痛處剗錐感激熏心頂謝無量承示隨
處安心此正塵塵解脫願善調伏以廣舟航是所至
望

答葛自修

承示自幼卽知自問心是何物將謂肉團是心死後
身尚在如何不靈於此覓心不得數語不覺驚歎不

已以山野自入法向道入山修行已來今已三十餘
年所閱海內縉白中初心向道者蓋未見有此等發
覺初心也良以一切衆生佛性是同但以宿習般若
緣分淺深不一及多生所近知識聞熏種子邪正頓
漸之不同故入道之志有邪正誠僞遲速之不等耳
足下所言皆多生親近真正知識聞熏無上般若種
子習氣內發故自幼不覺失口吐露且此種子根深
故切切橫在胸中扼塞不能暫捨是以吞不下吐不
出大似一物梗繫於中只是覓不得耳由把作一物
却覓不得生平思慮不能自信自決但逢人卽向他

尋覓見指點虛空便只當虛空會及聞一喝又作一喝會且虛空是色一喝是聲由多生在聲色裏流轉習熟所以今又被他流轉將去所以被他流轉者只是將此心當作一物把聲色當作聲色所以日用見色聞聲便與心作冤對耳此正謂舍元殿裏覓長安如何能得脫樊籠哉豈不見古人道喚作一物卽不中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又云見色非關色聞聲不是聲又云聲處全聞見外無法此等言句雖能令人死亦能令人活大槩生者令死死者令活耳足下自謂覓心不可得此等最是親切處如何不信

自心反更別生種種思慮而他求耶豈不見達磨面壁時二祖神光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良久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自此已後此語流布人間謂之單傳直指六祖已下南岳青原以至五家千七百則普天匝地說禪說道了生死者不可稱計是皆從神光覓心了不可得一語而來足下必謂心是一物可向人覓而師資亦可授手者且看達磨將甚麼物親手遞與神光又親手接得個甚麼來且人觀光覓心了不可得一語與足下語一樣如何神光便信而足下不信若謂足下志

與神光有二則衆生佛性有二若與神光無二如何
神光不疑而足下更疑若謂卽此不可得者就便是
悟如何神光一悟永悟而足下聞喝之後旣云疑團
不知向何處去何以今日于祖師公案上又不通而
文字又作障礙耶但看過在甚麼處且當正聞無念
喝時如何得疑團頓去見個甚麼便得瀟灑今日爲
何又不灑落卽看不灑落處是誰拘縛文機不通處
是誰障礙足下但着力就在痛處下雖雖到沒下落
處忽然親眼看破方信此心不是物不假外求始知
從前錯錯到底不錯不錯到底如此時節方信山僧
今日之言大似揚聲止響画蛇添足也語不及意信
筆艸艸不覺葛藤遍地足下覽過卽唾却燒却又不
可留與後人作話攔起疑團也

與胡順菴中丞

法駕東歸之計知公肝膽決無遺策斯亦下顧耳但
人生福祿皆自前世預定豈可以人勝天萬一不能
如此又豈可坐待解脫方能進道卽今外居軒冕內
蘊佛心至若遇物臨機與慈運悲所謂觸目皆是成
佛種子無盡福田但能稍加留神卽一日之間所作
功德尤較區區千萬十倍且公權如天地生殺所在

善惡之機諒能明察而幾微之間所係極大運籌安
攘之略在公大智之中猶一覘耳但以慈爲根以悲
濟物廣行方便安然取乎大定之中如此卽是現宰
官身而作佛事豈可與爲一身之榮者同年而語耶
藉斯桎梏轉爲濟勝之具矣又何汲汲却跡逃形而
坐馳日月也千里之思無以爲獻此腐言用發公一
唾何如

又

山野生平以喫了死生爲念二十餘年苦志山林卽
不能徹證上齊古人至若生死關頭良已自信一切

魔冤皆究竟菩提莊嚴佛果其他旣悶得失是非毀
譽仅之自然又何撓寧故自罹難以來一念清涼心
地未嘗暫遂從去冬十月於濟城馬首南向徹骨冰
雪於臘月至白下迎老母於江上歡然作別八日卽
揚帆而蜀也所賴情枯智竭幻影全消明鏡止水聊
以自適此段因緣從大冶爐中煅煉將來幸無爲我
縈抱但願靜養天和以胥至樂儻天假生還尚圖了
未盡因緣相伴餘年也

又

貧道自涉難以來實濱九死直今正眼觀之然未見

纖毫動靜相卽萬里相懸其實不離跬步也念與居士忘形半生諒能入此法門久矣豈復效常情馳去來想栩栩然作夢中悲酸耶貧道此段因緣不獨超三十年行脚適足以超曠劫修行雷陽炎蒸如火鑊瘴癘死者澤若沃焦貧道兀坐尸陀林中飲瘴烟如灌甘露忍饑虛若飽醲酬苟非智竭情枯何以消受近得大將軍爲護法已借一枝于會城壘壁間荷戈之暇閉門枯坐諸緣頓斷唯披閱楞伽究西來心印了未了公案福善金剛心已化作光明幢可不忝門牆古人嘗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貧道所幸不墮此

語矣佛謂以七寶施滿恒沙不如持此經四句知居士不忘貧子敢此以慰其他復何所云

又

山野坐蠻烟瘴霧中且喜生緣日薄道緣日厚形骸愈苦心地愈樂是則何地而非君恩何莫而非佛力耶此可與知己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不審法體何如摩詰有言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況百歲光陰如撚指能幾何哉居士春秋日高前景日窄從來濁世滋味備嘗殆盡諺云到底鹽如此鹹醋如此酸到了作何究竟古人云來時儘好只恐去時不如來時

此非虛語居士諦思從前功名事業與夫兒女計皆
是他家活計如何是自家活計耶若一念猛省至此
不覺失聲自然着急打整自己脚跟下生死大事若
不着急打整還是不曾猛省不猛省一下又大非居
士此等豪傑丈夫事山野二十年前卽爲居士言此
一着故不惜身命願與之遊然雖半積陰功半養身
混到今日就中一點赤心大似張良始終爲韓之意
與居士相與談笑十餘年只是虛華境界人情佛事
而已其實未曾打破肝膽然與居士一寸心腸炯然
相照亦未嘗不知山野此段衷曲將期白首同歸共

了此事豈其一旦分崩離析亦至於此卽此可以觀
生死矣况今同在乾坤之內縱隔萬里天眼看來猶
比隣耳不能一承顏接色歡如昔日何況生死長途
一別杳冥相逢何日儻山野不能生還是與居士長
別再出頭來不知可能如今生今日也興言及此大
可悲酸山野受居士知己之義非此不足以報居士
信山野不至此地又非所以答知己也

與周礪齋太史

向雖心竊嚮公雅量未得深語昨持鉢王城幸接公
於龍華樹下睹其道念精真喜徹心府然古人輕千

金而重一諾者士誠貴在知己耳自爾山僧當盡命
山海無復他慕賴公法眼圓明何當復咎曠曠者私
念東方文運啟自我公而法運或當屬之鄙人耶世
出世間交相爲用是亦兩間奇事此非狂言實所望
公以道自重者如此

答周子寅伯仲

世間聚散起止成住壞空有爲法中理合如此何足
爲悲可悲者長夜冥冥中失此慧炬使諸佛子無所
所依歸將智種靈苗日爲五欲烈燄之所焦枯不能
圓成勝果耳惟六塵蔽乎性天愛草荒乎心地煩惱

翳功德之林貪瞋攻涅槃之宅伐之以酒色之斧縱
之以猿馬之踪將日見荒蕪竟爲鹵莽願足下心心
念念以此自悲而滋培耘耨戒勒隄防將鮮敷覺華
莊嚴寶地冀普使天人各懷智種蠢蠕翹蛸齊登覺
岸以足下不獨振家聲于永世適足以洗法門今日
之羞非此何以望足下伯仲間也行役萬里足下體
此猶比鄰耳

與焦從吾太史

念此末法寥寥龍天推公現宰官身建大法幢以作
當代人天眼目非小緣也睽隔多年昨樹下相逢儼

如異世人生悠悠夢幻如此且瞻道貌天形誠不起
滅定而現諸威儀者自非心光密迴何以圓照如此
安可以音聲色相耶歡喜無量某愧鈍根下劣二十
年來苦心山林猶坐竿頭殊無放捨之地然大事因
緣誠不易易別時承教一語感荷無涯歸來兀兀虛
巖心獨照敢負知己時復海湛空澄法身頓現此
中豈非感應道交耶閒披老莊翼乃集諸家之大成
雖註疏多岐乃人人老莊非老莊也唯公入此
三昧甚深何不徹底掀翻耶某常論此老出無佛世
竊且以類辟支如莊則法執未忘自入遊戲神通變

化多端眩人眼目自非把臂共行妙不爲其播弄若
覷破底蘊真有別解脫門此老萬世之下與公可謂
旦暮之遇也某昔行脚中嘗以二老爲伴時時察其
舉動頗有當心者但難以言語形容耳內篇曾有數
字點撥尚未錄出容當請正

與楊復所少宰

讀曹溪通志序言言皆從大慈真心流出比見聞者
莫不大生歡喜況千載之下不知喚醒多少夢中
人也惟我盧祖大寂定中必現熙怡合掌讚歎耳黃生
來復接法言且云猶有所未安第揄揚山野者似已

太過唯海門公爲入曹溪室中人敢微一語更增光
燄耳

答戴給諫

承示因果之說了然不疑毫髮無爽所謂影響耳但
前知惡人之說此理最幽而難明亦易信爲必然者
惟聖人之心洞然朗炤前觀無始後觀無終如大圓
鏡炤徹十方一切精麤境界無不分明影現雖八萬
劫事猶未爲奇況數百千萬年乎所言善惡之人所
作善惡之事此政因果昭然而易信者然百十年後
惡人雖未生而其人惡業固已造就于多生之前冤

對酬償固已分明定于先世矣業因未熟惡緣未至
其人雖在十方世界輪迴顛倒之中不自覺知而聖
人蚤已照見於大光明藏中及惡緣一熟冤家會遇
惡果成就卽惡果之終一如惡因之始不待生心動
念自然了知所謂觀彼久遠猶若今日此聖人眞常
之心也且夫因果無差不昧分毫所謂假使百千劫
所作業不亾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此必然之理
也明公能諦信於此乎由是觀之不善之人非天定
也乃自作耳

與殷叅軍

與足下別來忽忽兩歲聞此時從征尚在黎中蒸暑已過玉體無恙此輩非黠鼠皆天民也殺戮過情大傷和氣知足下必不以此爲功高也昨鎮府標總劉晴海去已屬之再三矣萬無以殺爲功見時當浹洽耳舊有望瓊海拙作蓋言黎乃太古民也書之箴頭以見意

答鄭孝廉

頃辱書來乃知潛心此道且云於日用中善念現前吾人性自本善但爲塵習所染故蔽其靈明于日用中祇用情習不用性真耳此所以凡民日用而不知

知則聖賢可立待也公卽於日用善念現前不昧處便是本來面目發現時也若時時現前念念知覺至純善之地則性真自復本體光明自然披露耳

答鄒南阜給諫

山野向在絕緣頃復幻病相仍養疴深居其緣益絕此實天賜爲閒人回視塵寰擾擾勞生求無事人能得免想知已必時時爲一鼓掌也賴此護法得以安禪寂靜于楞伽三昧所入益深頃王光祿同丁大叅赴端州制府約得書云大有流言于制府中傷山野者甚重二公爲之力辨免于髮豎背裂此果何謂哉

以此知娑婆穢土土石諸山難與淨土地平如掌同日語也向北來徒輩相從者以無門托鉢今盡遣歸唯山野单丁寄此旅泊尤爲輕快枯木寒崖不減在昔非此無以破炎蒸消瘴毒也時惟國事艱難蒼生引領大慈悲者而津梁之願努力加餐爲國自重爲道自愛

又

屢荷手書辱慈念拳拳周至委悉自非同體大悲等心愛物者何能切切如此山野處此患難幸得以叅塵中知識兢兢自持所入法門不淺年來寂寞苦空

不減深山窮谷屏絕諸緣迹不入俗城中知己獨王助丞一人經年不三過其門所幸與右武時相往來真天涯骨肉一食不忘非獨道義相裨卽所歆給亦損口分衛性命相依此段因緣大非淺淺此公肝膽炤人猶如秦鏡遇物應機洞徹五內其爲載道最稱上根利器此番天德陶鑄所進益大非尋常異日莊嚴佛土成就衆生不可思議面時想當歡喜無量也

又

粵中自庚子歲世相一變日見險詖苦海波濤望無涯際貧道隨風漂泊略無寧止始知古人以塵中作

至大非細事隨緣解脫誠不易得每憶別時叮嚀之言及接來教切切以此再三致意諺語有之要知山下路便問去來人自非居士深入如幻三昧何能徹法如此嘗聞煩惱烈燄正是聖賢爐冶種種執着之習非此不足以銷鑠之苟非聖恩何以臻此久而愈見恩大難酬也此中轉塵勞爲佛事更爲六祖曹溪作無量功德此蓋從真切苦心中來較之昔日依無憂樹喫大家飯者實霄壤矣曹溪祖道源頭雜穢充塞久爲魔窟今已灑掃潔淨尚有未了公案奈此中力竭正欲遣致尊慈作金剛幢適辱使者至斯

豈祖意攝受哉敬以此中因緣述其大槩持入慧照儻念末法斯道寂寥望震天鼓音聲音告有緣一覺夢幻耳何如

又

憂患人情皆本體也非握至真之符又何能轉煩惱作菩提轉生死作涅槃惟居士年來所處如此足知大有所轉矣非此又何以消遣哉從來學道人皆在生死關頭掉臂而過前輩不能盡知近年若羅近溪則其人也曾道身在瘴鄉心存左右無時不共周旋是故居士種種三昧洞然無隱耳嶺南自曹溪偃化

大顛絕響江門不起比得楊復老大樹性宗之幟貧
道幸坐其地歡喜讚歎不窮也諸生俗習稍稍破執
此亦開化之基昨復老爲作曹溪志序真赤心片片
可謂舌長拖地也呈上幸覽爲此羣蒙歡喜耳

與岳石駢

別來兩奉手書知有鄒魯之闕嗟夫直道旣不容于
朝廷復見棄於鄉里世道可知已間避地會城亦非
久計聞之菩薩攝伏衆生深入如幻三昧元非實法
公久入此法門幸無深構當有排解者一笑而釋可
也山野卜隱匡山甚得其宜但所云護法者荷擔有
心檀門未闢未見拮据儻得文殊遙伸右手則可頗
見樓閣門開也公其能無意乎

又

往辱顧視司城獄中不減慶喜之問調達於鐵圍也
是時以醍醐灌口甘露灑心竟作兩間奇事屈指塵
寰豈能再見比於座中觀金剛烈焰閃爍人目別來
畢竟忍俊不禁蚤爲吐露不識邇于寂滅海中時復
漚生漚滅否貧道走入瘴鄉所賴佛祖神力攝受以
車塵爲華座以馬捶爲拂子時向羅刹鬼國談無生
話令無數髑髏眼開光破罌暗誠不自知爲業力所

使又不知爲願力所致耶諒知我者聞之必資一唾耳

與虞德園吏部

瞻望居士踞天目之師子叱露地之白牛遊戲於西湖三竺之間水足草足況復師彌勒而弟無著聆性戒而觀華光其寂滅之樂知廣長舌相不能宣其萬一矣若貧道者以空華而邀空果持曇藪而入皐鄉雖于法性無虧第妄想者不無顛倒見耳如居士以法眼視我者能幾何哉覺音來持至言盈尺深荷慈念之至觀護法精心真能令人毛孔酸澀嗟此末法

佛性之在吾徒如神珠之在溷濁不獨光明不露抑且惡氣逼人又豈直作夜合花美人子哉

與樊爻軒侍御

先後接手教累帙具悉起居比柯君來更審善安隱樂此中三昧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柯君別經年一能長進如此足見憂患困厄皆助道具耳座下瘴鄉得此良醫蓋天緣也楞伽新疏因緣皆從無相心中變現功德今仗加被業已苟完先致一部求正諒靜裏遊目不無漏逗萬乞指摘金篋更爲一大法施也聞門下諸生日益進我聞如來不捨一衆生以大悲爲

晉惟瘴鄉正座下悲願地冀無倦肄梁爲斯道幸

與邢梅陽孝廉

江州爲匡山諸祖近寺檀越地般若種子於此偏多
或焦之者衆獨足下抽芽發幹敷華秀實傑出前輩
此非願力之深亦不能固帶如此也達師往來層雲
五老之間非足下同遊山靈何以生色貧道嚮慕久
矣恨無緣一把臂耳

與瞿洞觀

中甫文卿二友入京妙師已至法喜遊泳諒不柰莫
念茲末法二諦無人惟公現宰官身主盟斯道可謂

法施無窮願以無限大悲度諸未度令其見聞獲益
下智種子今生靈菩提于後世是時回視昔因未必
不自今日始也前所見諸公皆信心真切者願公時
以法水溉灌靈苗不負其夙種耳是須以幻網三昧
普入其身以一切智善巧回轉是則非公其誰哉鄙
人深知滅裂有濫袈裟然切不敢增慢所幸辱在心
知真期不二慶慰何言歸來諸念皆灰一心無寄日
沈枯寂臨別數語實自圖之時方火宅燒然五熱正
熨願公爲道自攝無疲肄濟是所至望

又

承慈眼相視供以五燈會元卽公惠我三昧也山僧
時時叅請深愧鈍根下劣不能親見古人然亦略領
剗除知見邊事恨不因地一聲以爲慶快生平耳從
此拈轉話頭他日或當有報知己豈敢有忘因地耶
惟公塵塵按指海印發光遇物舉揚無非佛事但不
知新發意中亦有堪能大事者否願公不違本誓隨
宜調伏令種金剛種子耳每想威音餘勸智勝遺塵
偶遇靈山一會意非此類則如來出世誰爲當機然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尊慈以爲何如嘗來多
寶問訊世尊無多憍慢嫉妒衆生否是當以此訊足

下願時時爲道珍護

又

龍華一別直至而今回視世間真公夢事思晤語印
心如初會者豈能再得惟居士利生之願日廣入理
之門益深福慧兩足自他俱利之行直進乎金剛心
地矣山野爲業風飄鼓一至于此且幸如幻三昧拔
理障之坑此荷諸佛神力爲之勸橋想居士知我者
必大爲之慶快矣丙申冬被放荷策南來時於都門
別天池居士前擬取道黃岡入維摩之室不意路頭
緣差竟過南康自入瘴鄉仗慈被願能以冰雪心腸

飲嵐癘之氣比及三年可免四大增損耳曾憶與居士夜談三教之宗以唯識證二氏之旨辱心印相可是時還海上偶筆之成書曰觀老莊影響論今始菑木楊少宰稱千古定論楞伽每慨讀不能句鼻祖指此爲心印而宗教兩涂竟爲背離山野填荷聖恩賜以空閒之地深悲無以贖壞法之愆荷戈之暇力究此經凡一言有得遂筆以記之不覺終軸謹併前論持請法眼決擇儻其不謬則山野不獨不虛此行實以不虛此生矣顧此乃文言之末不足以發當人之性源若夫于佛祖建立門頭曲唱傍通聊可以引

一綫耳

與汪靜峰司馬

憶昔長安大道把臂同遊策蹇長驅風食旅宿此段因緣真兩間奇事場來倏忽幻化如斯惟正眼觀之端若空花夢事耳惟三昧神力無不深入諸法夢幻實際也山僧自入瘴鄉仗光被諸緣寂靜種種皆爲助道具彌感聖恩裂破幻網重重可勝半生行腳諒知己必不以此爲妄語耳惟馬祖唱道西江而廬阜諸刹皆從上家傳演化地座下生長于黃梅開化于青原今且復爲匡山主此等行脚皆從馬祖解制

時來能不重此本願乎聞歸宗近蒙 聖恩頒賜大典今日因緣大非昔比地主得座下則人又非昔比也西江道法之興是有望于座下願以金剛心地爲護法檀度佇看無盡法輪皆在一微塵內轉也

又

菩提所緣緣苦衆生惟居士以大悲願力置身苦衆生界卽夢想中無非利生事業知菩提種子日夜增長當無量矣華嚴五地菩薩純以利他成已妙行豈堅固我相及孤調解脫者而能及哉是則紫雲千峰未嘗不列几席間也江頭晤別及濱行叮嚀首座之

言字字入我甚深三昧山野二十餘年沉淪苦海卽寤寐山林如想極樂世界何幸仰仗慈力攝持置身萬仞峰頭一夕之安日劫相倍到此水窮山盡處豈容更着一毫妄想耶此吾本分事是不敢勞多囑也仰承檀施爲山林護法五乳數椽去冬已就安居何意餘生得遂高臥萬山積雪一徑雲封不減清涼寒巖徹骨時也感念護法之心真不可以言謝

又

自聞警以來此心無日不坐馳塞上也當此小劫恨無神力以消衆生定業唯率衆日誦華嚴經以祈邊

境靜謐切願老居士早遂歸來之志同究竟此生淨
土之願新歲聞法駕業已抵家喜而不寐此荷 聖
恩特出望外誠感佛祖神力加持以爲法門證信耳
豈小緣哉每思老居士坐此二載靜觀一念不啻鐵
壁銀山卽三十年行腳未必有如是真得力處過此
一關則掉臂淨土又超日劫矣是知此番因緣皆助
出生死海之迅駟也何快如之山野仰仗慈庇山居
不及三載經營聊爾可栖卽將常住交首座爲十方
獨此一身閉關絕緣隨衆粥飯自中秋至今已及五
月三十年所求難得之緣一旦遂之餘生豈忍輕放

將一切禪道佛法置之度外單脩拙度效遠公六時
刻香代漏日持彌陀五萬聲以送餘生所幸衰朽色
力尚可強行夜坐不臥精神覺無疲倦卽一日皆老
居士之惠我也

與繆覺休

與居士多世法親支離岐路今他鄉慕直喜慰何如
西江一帶法緣所賴智樵先白卽以貧道聊爾經過
深仗旁通助顯此其王重仙陀佛欽內秘而調應偶
會之機妙在節拍成令耳私謂在處法緣假令人人
啐啄同時如居士者當使法幢光明照耀大地矣別

後因緣具悉南阜居士書中但念居士扁舟東下見諸故舊不能無懷又不知達師錫任何方可能一親承接足否貧道身嬰罪數難旁孤雲儻杖屨桑秋發興而來固所大願但跋涉艱難恐不勝其勞頓耳若有緣共坐五羊江頭相與披剝萬象亦奇事也

又

貧道以佰業力隨幻化緣濫膺形服竇不稱實有點真淨頂荷諸佛慈悲不棄而投之紅爐烈焰中頓使積習垢纏銷爍殆盡自慶此段因緣可超生平行脚耳近於會城栖遲壘壁間日唯閉門枯坐搜究佛祖

心印了未了公案惟斯末法苦海波濤將求自度安敢望中流轉舵揚帆彼岸乎以是塵尾堆塵口角生醜比幸勻原昕夕往來可謂世外奇逢此公天然道骨凡所云爲皆從金剛心中實際流出然雖道不勝習且喜習不障道更自奇特此蓋般若久熏根本脫黏略無沾帶道品中固稱敵猛丈夫上根利器若一撥便轉可日劫相倍此番造物鎔冶成就不淺觀其糝糠榮辱塵垢死生順物虛懷矮蛇濁世大非疇昔意與居士再晤之日或不復以兄事之也居士東歸吳中計此時返擢南州儻有達師起居并諸故人消

息幸示以慰爾瞻起居何如聞雲居已復江左祖道中興法輪機軸在此一轉今居士力荷擔之豈非前身爲知事適來了此宿願乎右武去就因緣渠自有報可省繫念第貧道幻影浮踪尚託乾城猶然未登初地也

與賀知忍中翰

度嶺以來杳如隔世道義之知豈能忘於一日自癸卯冬聞達師訃音則山僧此心與之俱死法幢旣折有識何歸不止痛心而已切念達師生死之義將期解脫之日親往致一瓣香爾後山僧日益多難足無

停影直至癸丑冬出粵擬過南岳一赴故人之約取道東歸豈期忽忽又復三載人生幾何況今年踰七十目前光景無多頃聞業已入塏益增惶懼恐卽填溝壑何面目見達師於寂光乎茲將扁舟東下秋冬可抵雙徑以踐生死之盟生前面許塔銘此願豈可再違但達師半生已前行腳事跡都所未悉須與諸法門高弟探討商榷以便執筆達師一座無縫塢樣先從諸公筆尖托出山僧不妨作依樣葫蘆也

與于中甫比部

一晤千日如食頃耳雖心光洞炤不若時復警歎爲

佳達師西遊無問令人重增妄想也鄙人去秋以乞
法因緣幻遊王城幸接洞觀健齋諸居士極盡法喜
之娛惟蓮華座畔獨少一跏趺人爲缺典耳想足下
人都法門增色然長安塵聚塵塵皆是入正定處足
下一一能入之乎所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是
則恐其不堅密耳鄙人時來癡憨日長懶惰益增頽
然無事意足下定中觀之未必不熙然一笑何時暫
得毗離相與默談不二耶陸海無涯願智轍賞橫無
疲津濟是所願也

又

往一交臂之頃鄙人卽敢以知足下自許然未敢許
足下知鄙人旣讀書具見真心兩相照耀若秦鏡
交光肝膽盡露不獨見匠氏作者之妙蓋亦深見足
下天然本色全無刀斧痕也較之鋸解不開紐理橫
紋雖有犯鼻之斤亦無容施其巧矣惟念世衰道微
愈流愈下非特求真實以生死爲急務以道法爲己
任若古之挺然傑出者固不可得至若具正信明白
黑直心熱腸橫身以當涂轍者亦不多見況夫卓然
頗超濁世若足下與同叅大眾一時疊疊者乎鄙人
私謂時雖末法猶正法也自爾吾輩有高深堅利恃

爲外護然雖將頭不猛亦足以使魔外畏魄我此涅槃大城可保坐令安堵況復經營日新有身董其役者乎吾道之幸幸何以喻常竊論吾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一大事者果何事耶古德云除却死生真大事其餘都是可商量是知真見生死了然不變而不避者方稱堪任大事耳然能果了生死不變則餘不足論以此事爲大則佗皆細故是則忘生于道法與傷生于物欲者必有辨矣然用田程之心以爲法則法無不振使蘇李之志以降魔則魔無不服則安攘法土之功莫大于是此足下深抱而

同叅大衆共有者鄙人似深知之是故荷擔之任不容不屬之足下且令自負之矣吾輩雖堂堂直泥木之佛豈不巍然可觀是足以受燒香散華而作供養但不能度水火耳侍者歸極口足下妙契言外且辱委心相可是則凡在周防法幢者足下定以法眼洞炤未然而神運力持矣茲特遣迎龍華師歸窟中且留達師至寂場是二老把住放行又在足下之手耳呵呵一笑千里同聲併入慈照

又

山野以業風南吹初擬過故都見故人豈意滌流而

西竟失良晤幸江頭與達師抵掌信宿而別屈指倏忽幾四年矣世相遷流剎那不住惟道眼諦觀了無去來之想耳始至雷陽以有漏之軀水火似不相入第以性融之則平等寂滅及回五羊得右武爲侶朝夕無間此君光明種子甚深第爲習氣所蔽山野時時鍼割不透直至臨行痛下毒手頂門一鍼渠自謂一割到底始知回頭轉腦因贈之曰覺非居士又爲銘以銘之渠亦自發大願此後若不痛自策勵則不當以人數目之此語出自痛腸第此事須時與善知識決擇提攜乃能合轍否則惡習一發不覺墮在黑

山鬼窟此從來學道人所難者要在金剛心地立定脚跟方不被他掉弄耳比得手書知座下年來所遭憂患如此人所難堪苟非以理折情何以過此一關此中波瀾皆性海汪洋料沐浴洪流優游巨浸而無涯之量自能飲縮百川吞吐日月耳卽以來劄示右武讀至叮嚀語不覺舌短蓋真氣逼人自當點首卽寓宙內以此實事傾倒者亦不多見也頃楞伽已成特遣侍者賁往請正但此經境界非攀緣可到座下當哀毀之餘理極情忘必於此門深入儻有一語當心願告同志廣其法施惟此不獨區區報 君恩卽

座下亦可酬罔極矣

又

別來忽忽如許歲月不知落向何處世間夢幻亦至此耶瘴鄉炎蒸毒霧冒觸難禁所賴一點清涼地作影身艸耳炎荒朔雪火水異勢自古皆然獨去冬寒氣不減薊北新歲南征宿新興旅邸寒凜肌骨凍不能寐夜半扣門驚起則見大義持北來諸故人書首函達師及尊札讀之恍若冰雪墮牀頭舉身毛孔清徹宛在千丈寒岳破衲蒙頭醒時也四月自雷廉回時法音再至手之字字心光流溢迸洒奪人居士

坐此憂患病苦中而細細作書如此足見三車長者之心無時不在火宅中也年來生事何如令甥成就何似惟此末法劫火洞然此中能得一片清涼地卽火裏蓮花也右武自珠江臨別頂門一錐透至腳底賴此機緣卽年來居家杜門謝客脩忍辱行皆仗此法門威力也第習氣勇猛不能頓入微密耳劉貽哲根器近道穎悟快便第般若不深天壤間此等奇氣目所稀覩每相見但說眼前淡話從來未敢舉着此事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料不負雅望耳得達師長安消息甚慰鄙懷從前門庭亦折合過半惟此

不獨爲達師福亦是法門厚幸末法中有此宗匠可
追像法第叢林凋弊後生薄福不識可能蒙化否曹
溪傾頽之極苦心欲爲料理去秋入山略爲整頓似
亦可觀所謂水月道場空華佛事觸處皆然何必以
有所住心作無相福田乎此在護法心精所樂聞者
贅發一笑

與吳本如祠部

奉違光相候逾一紀別來法門日見凋弊知識星散
痛念法幢摧折慧日西沉言之腐心想在同體可勝
悲愴耶昔稱寂音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今於

阿師再見之矣貧道庸鄙愧無荷法之責而有破法
之愆然在金剛心中不知作何懺悔也浮沉瘴海不
敢有負本懷所幸諸苦能安足慰慈念向在曹溪作
六祖奴郎以供洒掃爲淨心地仰賴法庇諸略有
序唯念業繫未脫初服未遂不敢安心寂定耳儻如所
願得以休老埋骨此中足了生死大事斯實惟天能
育惟慈能贊之也不識文殊右手能伸過此百城乎
與曾金簡儀部

那羅延窟古佛道場毗盧親口授記處沉埋海隅千
百年爲蔑吳車之所倒置山僧初以避魔至此然不

知撞入魔界信乎業屬前緣無逃者此時更無神通
法力可使唯只拋擲身心隨順忍受不與魔冤作對
耳又何敢誇禪定解脫融通理事無礙哉嘗思法華
囑累末世利生第一當起大忍力大精進力悲夫黃
面老深有懼于此時也然山僧自揣非大忍力大精
進力又何以拔魔幟豎法幢哉承足下見示縛解之
意信乎法性原無彼此嘗謂世出世間乃生與無生
之異耳然日用現前種種業幻諸流轉者皆生死因
若不爲所轉不忘境界有可忍者謂之生忍不見可
忍亦無忍者爲無生忍若忍至無生則無不忍矣心

境如如亦爲寂滅然所稱魔業不獨冤對爲然卽凡
當人起心動念不順解脫戕害法身逼惱正性者皆
魔屬也吾人有志做工夫出生死者不能忍此又何
以稱有力大人我輩生居堪忍中若此處不破則無
可破者固當直以大忍力大精進力爲第一義諦耳
無論道緣前定不前定功力齊不齊也足下其信然
之耶見面爲難不覺漏逗至此

又

昔承蜚光炤臨海印真不世良緣頓成金剛種子永
劫不磨終當透骨而出此大丈夫之能事非居士大

力量人一肩擔荷詭敢正視別後因緣無從委悉起居之狀諒已深入如幻三昧當動靜不二也貧道向爲山鬼所弄加之夙業障緣致茲嚴譴是雖有玷法門且幸增上道方所云大火所燒此土安穩非妄語也古人每以苦事爲助道增上緣得力處正在於此居士聞之將爲塗毒鼓耶今業已荷戈半載適當歲時大凶疫癘交作民物凋殘良可悲愍是故於菩提心轉更增勝第此幻化空身居然火宅中也毗耶法會對談不二端在何日惟同體之悲定惟此枯朽頭陀時時警興妄想也

與馮啟南孝廉

老人與足下遊將二十年矣如在水月光中一切逆順境界光中之影耳諸子同入而受用不同者正似天人一器受食而精麤各別此其佛性貴緣種也老人與足下諸子多生一遇猶時雨也各各種子因而發生秀實存乎人耳今老人去粵則似未至之時幸有足下爲之灌溉不至焦枯此段因緣誠非小小二乘但畏衆生難度故絕分菩提足下豈存衆生于目中耶大段此事在人之自肯肯處便是入處古人拌捨身命只是一肯心耳但願足下以肯爲人則無不

肯者但思今生錯過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此則不容
不肯耳老人知法緣爲難此行蓋爲山林狹習所
使及至狂心頓歇觀南岳之靈爲諸祖所拔今已竭
矣生氣爲難今寓湖東如生公住虎丘時也善孫從
北回不久將同蠡禪入粵可一悉也知足下善病此
是足下慣熟法門願室中不少師子座令諸來者同
入幻病三昧則此病爲精進幢也

與龍元溫

老人初入粵時足下最先入法門爲居士長同遊二
十年來不在音聲色相間老人今去粵賴足下居然

爲法門長也惟足下護法精心如金剛幢但以護念
付囑爲懷種種方便引攝有緣直使慧命不斷爲第
一義妙在離言之指自有撩天鼻孔豈爲老人一莖
眉穿却耶昔世尊不許阿難以緣心聽法宗門不許
語言轉正要顯出當人作略耳奚以實法綴人哉老
人感足下殷勤爲法惓惓苦心豈忍忘情但願此道
不墜卽千載如一日也又何有于去來南岳山靈已
竭一切道場皆委荒榛殊爲酸心恐諸老復起亦未
易舉也嗟乎道與時也安可強乎

與元溫起南

足下念老人與諸子周旋十八年來大似幻師與四
衢道作諸幻事雖有種種妍醜欣感之狀總之皆歸
幻化人今日觀之又夢事也老人初心妄意南岳爲
大休歇地及至乃知山不宜老種種不易皆爲身心
之累且衰朽又無行脚濟勝具只得隨緣放下將就
湖東幸一二檀越助營菟裘去冬誅茅結廬於逼除
日已就安居當下狂心頓歇生平所志願者一旦得
之二十年中踰躡辛苦化爲無上妙樂之境矣信乎
淨穢隨心苦樂在己一切處無非寂光真際也最可
喜者己蒙 聖恩浩蕩還我本來面目無復他慕其

山門應接賴有湛公荷擔老人自此閉門飽食高眠
一切禪道佛法束之高閣今日乃爲天地間一無事
人卽此一日之安尤勝碌碌一生也諸子聞之豈不
爲我大生歡喜乎修公同居時時提撕此事恨不與
諸子共之古人謂道路各別養家一般諸子果能日
用于一切處以老人之樂爲己樂則老人所有亦諸
子之所有老人所無亦諸子之所無也所謂一身一
智慧力無畏亦然此語豈黃面老子自道哉莫謂老
人今日之事與諸子絕分但於日用妄想交錯煩惱
固結處便是老人現前時節若當面錯過卽隔粵山

楚水也今歲正是諸子願力成熟之時嘗憶文殊窟
中一萬眷屬常空數十座且人人脚下一片雲豈肯
讓人乘之耶但有疲于津梁者啟南上座當爲大衆
白椎耳

愁山老人夢遊集卷八終

愁山老人夢遊集卷九

侍者福善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書問

答李湘州太史

貧道一入空門卽抱向上志十九披緇遂棄筆研單
究已躬下事往再十季未有開悟遂匿迹五臺冰雪
中尅苦身心甚至一字不識之地忽狀四大脫落無
依回觀從崩山河世界皆夢中事由是得大快樂一
切應緣如鏡中像了無滯礙如此八季先是諸經寔
未通達因恩佛楞嚴以一心三觀爲宗向以文字障

礙貧道激心諦觀只以理觀爲主理觀一通餘文可
略嗣隱東海潛心力究忽朕有得遂直述此書自爲
必信卽法門疑者不無久慕玄解特請印正當有面
浚處此時苦以病魔作祟儻秋爽有期當與掩關十
日一浚生平之繫庶此道家寥天壤不孤耳明發滌
流回昔徒有瞻依

寄高瀛臺太守

頃時事驚心公壯心勃勃讀尊章委悉近況朕臣子
爲國攄忠固本分事第非其時似違用舍之戒況當
垂老之事居固窮之地正壯士失色之時豈不爲身

心大累乎杜智者之於重輕必有一以審處矣山野
牽近八十衰病日至卒藏迹空山苟延一息待死而
已枯朽之懷無以爲知己道者儻公能降心寂莫享
清修之樂作出世一段因緣大爲奇事古云生平無
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此寔意之所望者

答談復之

頃就湖東尺地結廬於灌木之陰業卒就緒於月之
十八日入室高臥夢想頓空足可娛老且喜得如足
下信遣之士相與精神流通可謂不索莫矣行者來
得足下書中語似予知見上做工夫此足下信向之

夢遊錄
篤故楞嚴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此謂衆禍之門也
又云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是謂衆妙之門也此中云
知見大非凡情妄想恩算境界皆從實際工夫真參
寔悟處做出殊非口頭戲論當作佛法也足下信心
固篤入法未深便作如是種種知見語皆成戲論其
杜善知識分上不是以佛法作人情便以冬瓜印子
許可也老人所云衆生知見卽佛知見者蓋推本未
迷呂弄言之耳不是迷中妄想知見當作佛之知見
也若以妄想爲佛知見則大地衆生皆已是佛又何
用修行耶若以尋常妄想情慮當作受用境界則一

切世間淫殺未除貪嗔放逸者皆是佛矣若作此解
卽是魔說豈可以邪見作正悟耶來語種種皆非真
實受用處足下但將從前知見一切剗去纖毫不留
於一念不存處稍見影響方可以言個中事若以聰
明伶俐知見把作正解恰似認驢糞作明珠若在善
知識門下存此知見則善知識亦成邪魔種類矣老
人於足下大生法愛故不惜眉毛以耐來意足下試
自點檢果於知見上有何實際當不落此戲論場中
以爲入道真種耳深切思之

又

向上一路親近者稀不是真正奇男子決不能單刀
直入此事洩不是世間聰明伶俐可能湊泊亦不是
俗習知見之乎者也當作妙悟亦不是記誦古人玄
言妙語當作已解只須真參實究向自己胸中流出
方始蓋天蓋地若有志參究只須將從前知見盡情
吐却卽上大人丘乙巳字脚亦不許存在胸中吐到
乾乾淨淨一物不留處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
方是入手時節此時正好著力做工夫做到做不得
處如壁立萬仞纔是得力時節如此用心辟如逼狗
跳牆定有從中迸出一段光景方是真受用處殆非

泛泛可到此地苟非真正丈夫有決定之志者不能
至也世間多少聰明伶俐漢都納降款于五欲場中
高者納于功名路上如此而已幾曾有自己活計哉
以足下之根器加之篤實信心已具根本最爲難得
若效當世口鼓子禪但資說鈴不究實際豈不孤負
已靈哉以足下信老人心決定無疑故不敢負足下
歸心之望前書僭妄以恃知已故不惜眉毛不是披
剝足下願足下詣真實際不欲向門頭戶底墮恒品
耳足下自謂向棒喝下承當足見大力量處要知古
人棒喝不輕施卽承當亦未可草草願足下從今一

切知見盡行放下就放下處提撕便見真實受用以
所望足下不淺故不惜忼怛政以足下有此大力量
故以千斤擔子累足下耳讀書之下試請大慧書問
一看便見老人不妄與也

與穆象玄侍御

山野向有休老南嶽之志去冬杖策而來山居之緣
未就頃者暫寓衡陽之湖東亦古道場地也勤公來
得悉明公比來大作佛事頓開人天眼目聞之喜不
自勝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一段般若光明多被世緣
蓋覆盡力納向功名富貴門頭肯於自己性命根宗

向上一路著脚者甚自難得以此大事因緣乃大丈
夫究竟歸寧之地明公頓能向此回視功名事業特
塵垢秕糠欣美何如第恨不能相與淺擇向上事以
此爲闕耳聞明公精持金剛般若頃有淺疑一本奉
爲法施

答劉玉受繕部

蕪關卒入維摩之室自爾音問時通第未疇公皈命
之念此爲抱愧別人匡山棲遲六年壬戌長至月復
有嶺南之行辱惠辛酉閏月書至癸亥二月方得開
誦一書之逢如此況人生多世之緣乎所示病紀細

夢遊集九
五
細披讀雖是病態要自參究習氣中發非業習也就
中見公歡喜不無但以爲實證則未可也且楞嚴明
訓若從真實參究禪定中來亦不敢作證若作聖解
卽受群邪況病態乎雖狀過此一番公當自信其心
埽除從肯知見不患不到家邦平貼地耳

答杭城諸宰官

山野自愧薄劣爲法門臯人漂流瘴海二十餘年骨
頰神銷僅存一息將匿影窮山畢命斯世第以法門
之故與逢師有灰生之義悲蓮師有慧日之沉特不
遠數千里持瓣香以弔茲已了雙徑之願擬過殘冬

有雲棲之行必取道錢塘一入毗耶之室何意辱諸
大長者先施慈命晤玄津法師委悉法會之盛何卒
餘生再見今日感不能言拊慚無地謹此致謝容當
敬受彈呵以銷狹劣

與蘄州荆王

恭惟賢王殿下睿德天成靈根夙植內蘊真慈外現
國主身處塵勞心存淨土山野枯朽山林仰德欽風
爲日久矣自分無緣一餐微問去秋遊目匡廬濱行
適歸宗老納持令旨至伏承香積之惠勿勿行脚未
遑啟謝今夏復還匡山擬休老計率故人汪司馬公

以法眼相看願結十賢同入蓮社欲賢王爲上普曾
託左右致意想未達睿聽狀惟匡山卽靈鷲蘄黃猶
舍衛豈捨賢王亏法門乎將期始終金湯耳頃拜使
者之辱兼領法施深感慈念致謝無量且聞冢嗣之
變知賢王以天倫至情難免憂苦但人生修短各有
定分本屬奇緣往者旣不可留來者尚圖厚望豈可
以不作之魂而傷生者之性此枉逢人以理自遣萬
無以癡念重勞玉體也唯望三寶慈悲足以利存亡
耳願賢王厚自保養

答荆世子

先王上御國事多艱殷下冲齡方在勤學其内外事
體皆壯國太一身擔荷憂勞之念又當何如山野以
此不忘亏心也狀須自知保重節憂省惱以靜持心
以慈御下以綏天寵萬無過傷以慰群望其於念佛
誦經禮拜乃切己大事又不可以艱難退心捨此一
念無可以感佛天加護者惟有至誠可以格天耳

答無錫翁兆古廣文

公道念精純人倫師表願開示來學務真參實究不
墮光影門頭爲第一義大抵聖學一宗果能參究禪
門工夫方有實際且近習多好談宗門爽悞語句太

爲流弊誤人不少以杜口頭非真知見也至若楞伽
楞嚴金剛三經乃發明最上第一義顧以文字視非
正眼也願公留心時時披究當得真正路頭以末世
無明眼人賴此爲印證耳

與聞子與

念足下爲生死心真實如救頭然五欲泥中不若是
堅強勇猛誠難頓拔其根若亏熱腦中發一念清涼
便是火裏生蓮但悟足下稟氣柔弱心力骨剛第色
力不充耳居常善病足下識此病源乎他人之病從
世間貪癡起足下之病從爲道貪癡起病雖不同爲

病則一足下憤憤要出生死將謂脫塵網爲出生死
不知離妄想網爲真出生死況父母之恩未能頓報
若以遠離爲報則重增父母之憂是返苦于親也何
報之有以不得脫離日夜癡癡妄想以爲不遂其志
則道未辦而苦芽先增長矣豈非大癡耶足下當自
思惟妄想乃生死根即亏病中覷此妄想了無根帶
則念念頓拔生死即此坐進此道法身日健心地日
明不待脫而自脫矣老朽感足下信心時不能忘聞
足下病尚未安故以此奉慰

與金省吾中丞

杜咎豪傑之士負經世之材者但知建功立業亏不朽豈知真不朽之業哉以不逢本有捨己從人故功未必成卽成而未必不朽卽有虛名垂之後世名存無益而累業隨之因果昭人之耳目者古之將相類墮於此孰能如裴張白楊諸大老在世出世者乎是知有先具性真而推緒餘亏功名者亦有功成身退而歸根亏性命者雖蚤晚不同而超然獨得世難與比者則一也惟翁當功成身退之日卽能放下諸緣潛心一真之地其所謂至樂亏己者九鼎不易也豈非大豪傑哉惟翁卽杜放下處著力放到無可放處

自朕不被生灰業繫矣卽修淨土一門最要放下染緣而淨業方成朕亏放下處求生淨土是以彼易此博換之法耳雲棲道場清規肅靜如金剛圈但願大眾一心依教奉行卽蓮師法身儼然踞獅子座也唯衆護法大檀時時加被以增精進耳復何所云

與嚴天池中翰

還山後業已具啟奉慰慈念山居卜地最爲幽勝拮据誅茅數椽十月望後已就安居將三月矣歲窮則無所不窮唯有千峰積雪萬壑松濤盈耳眩目時瞻朕一老髯髮鬆頽朕兀坐擁衲圍爐燒榾柮火邈

焉不知有人世而人世亦不知乾坤之內有此物也
積劬塵勞可一洗殆盡況二十年炎蒸毒霧乎想老
居士聞此必爲一撫掌

與王季和

居士言近來日多懈怠無精進力此自知之明經云
知是空等卽無輪轉以知爲懈怠則定不爲懈怠轉
矣古德云心不與世情和合是真精進近聞同元初
讀書洞庭山中塵境遠離六根無據置身于三萬六
千頃寒波浩渺之中如坐大圓鏡裏且與勝友對談
不二此中何處更容懈怠乎第恐妄想不休如白日

作夢自生顛倒耳

與顧履初明府

居士天然道骨稟出塵之度養繁山林固稱高尚但
於性命根宗超出生死一著似未留心居士根器已
具所欠知識與之切磋蓋亦時節因緣未至耳山野
卜居匡廬之南七賢峰下與五老相對揖讓雲中吞
吐彭蠡波光雲影不減太湖雖花果難爭鄧尉而幽
勝過之山野卒託棲遲逸老且顛效遠公東林遺事
將期邀域內高賢同修蓮社之盟居士肯留心此中
卒約同契勝友各標志願埃結構道場落成他日歸

來如久客還家共老煙霞同歸極樂豈不爲最上因緣乎居士若果惠朕以爲先導无埃山野饒舌也

與虞縈心吏部

往晤公亏東禪觀其道貌天形敲篤厚重心知其爲有力大人所爲公惜者有道器而未聞道恐臨大事人不勝天耳苟不奮發真實信心於佛法中精心著力深窮超生死之學爲真實處世俗口耳皆非究竟地也出世真修唯楞嚴一經應世之妙無逾道德一書願公早發信心亏此用力久之當有自得處也

與熊芝岡侍御

前過武昌得瞻光霽辱不鄙而厚遇之飽餐香飯淡領至言歷談處遼一段精神所謂威行蠻貊氣欲吞胡載戢干戈嬰兒強虜事事全出大光明藏金剛心中聽之不覺毛孔照怕私謂菩薩現宰官身定國安邦盡屬神通遊戲嘗聞其語今見其人卽以此心成佛真能一超直入誠雄猛丈夫哉別後光儀時現心鏡頃聞潛心佛事此又超出世間一步古語有之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惟此空門寔豪傑退步若肯放身此中以大智火銷鎔意氣畜此無生利器稱師倚爲劔天長劔把定乾坤眼睛他日神通

夢遊集
回視向者直一唾耳實所望焉高明其有意乎

與蔡五岳使君

往卒有緣一接先容卽辱法門心契承爲六祖護法
雖聞提作障而金剛種子已不磨矣旣而輟谿因緣
亦以獅蟲嚼食竟違本願又作未來公案山野亦脫
朕謙去未幾卽蒙 恩度嶺初擬南岳休老未遂復
有雙徑之行了逢師未了因緣所經叢林處處皆公
心光照耀而禪宗向上一著莫不推爲上管末法宰
官能真叅力究如公者指不再屈想平來履踐真切
當過關掉臂逢緣自杜一切幻化皆張般若智鑑矣

答王亏凡

曇公來辱惠手書以生死一事拳拳亏心發此大心
甚爲希有但以念佛有漸次欲求頓悟之說此乃近
世士大夫學佛者喜爲爽口之食非應病之藥也以
未寔有爲生死心但徒說玄妙道理口說爲生死且
亦不知何者爲生死根所言生死根者卽是吾人日
用種種妄想人我憎愛貪瞋癡等諸煩惱業此業若
有一絲不斷卽是生死根本如今說要叅禪頓悟了
生死請自討量果能一念頓斷歷劫煩惱如斬亂絲
否若不能斷煩惱縱能頓悟亦成魔業豈可輕視哉

從上諸祖頓悟亦從多生積功漸修中來故頓悟一著說則似易其寔爲難苟無二三十年死心工夫如何得向熱鬧中一念頓悟亦要在自知根器何如耳至若念佛一門世人不知其妙視爲淺近其實步步踏着實地何也以吾人有生以來念念妄想攀緣造生死業何曾一念回光返照自心何曾一念肯斷煩惱今果能以妄想之心轉爲念佛則念念斷煩惱若念念能斷煩惱則是念念出生死若此一念不亂到臨命終時惡業消滅佛境現前一念隨佛往生淨土永超生死登不退地所謂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

又何必論頓論漸又管甚三品九品哉譬如世登黃榜卽末後一名亦可又何必要鼎甲哉苟如所云叅禪徹首徹尾則五濁十方無非淨土此語甚痛慢第恐不能如此豈不自誤此生又墮長幼生死果能以念佛之一念不遂一心不亂比叅禪更有下落總之惟在一念真切耳但叅禪定要死盡世心不容一念妄想其念佛是以淨想轉染想呂想除想乃博換之法就吾人根器易爲耳其實心心念佛心心不昧此心妙樂有不可言者足下請試爲之卒無以老朽爲劣解知識也此不欺之言惟心諒之淨土三品之說

嘗備淨土會語論中足下無惑于邪說請細披之無
埃多贅

謝吳曙谷相國

頃承翰教知明公時中以楞伽印心答張方平偶得
其本恠是苻生手書此亦明公懷中故物耳但此經
文險義幽山野不揣妄爲註記不能發揮萬一承問
此經何以不立九識蓋佛應機說法教有權實以初
出世時化機未熟不堪受大姑爲小乘劣根說六識
三毒爲生死本卽八識祕未敢說直至三十年後根
機漸熟方說唯識以八識爲迷悟生死之本猶恐不

信佛性故於八外又別立第九名無垢識以引進之
此亦未盡大乘了義過此已後觀機已熟乃說楞伽
直指識藏卽如來藏爲頓教大乘此經不立修證漸
次名位但了一念無生頓同佛體故經雖有種種言
說都是破外道小乘執言之病只教離言說妄想頓
契本心故達磨西來以此經爲心印全不同餘經之
說也明公但觀經中識藏卽如來藏一語便是究竟
極則不必更求九識爲實法也大段此經只是要離
言說妄想爲入門工夫開卷卽一切俱非便是佛祖
正令妄意如此惟明公留意焉

答阮澹宇太守

客歲聞挂冠東歸喜慰無量惟菩薩度生固是本行當幼濁時衆生垢重卽釋迦不免感額奈何能盡顯力乎青山白雲晚年清福較之尤多若精修淨業以長揖堪忍又爲丈夫最上緣也

與王醒東侍御

壬子冬別後次奉大病幾絕更生及冬卽度嶺之南嶽初有休老意因緣未果且逢師有未了公案至丙辰夏卽有吳越之行覓公音問竟不可得先至廬山結夏見其幽勝遂有終焉之志了逢師事卽於丁巳

五月還歸匡廬卜得山南五乳峰下一丘一壑足了餘生其結構之緣皆賴護法今幸已得安居二十年所慕垂老始遂足知人生山林之福未易得也去夏若公來遠辱書惠始知公內艱家居計釋服在邇入都可期舟過落星舉首雲山一牛鳴地佳會之緣日夜望之每念嶺南法道千年以來老朽雖未大振賴公入社諸子一時之盛得馮龍二生表率人人可觀嗟哉二子繼逝斯道寥寥獨恃公荷負之力奈不能久與諸子周旋散而無統大爲可悲不意興衰之速如此惟公天縱有餘所恨法門未能深入則護法有

心而於當放捨一着似未打破故於世法佛法不無町畦若得大開重門內外洞然若揭日月于中天則曹溪衣鉢豈容陳腐若公大力量人不發無上菩提之心則大重昏終無慧炬矣老朽老矣餘日無多恒思此段因緣深爲痛悼公其念及此乎修六閉歟關於金輪峰頂甚爲有望若惺今留山中姑爲打葛藤且令入智慧門二子異日得公爲護法大弘此道則老朽死且不朽多劫之緣亦不虛矣他復何言萬里如面惟公鑒之

答陳無異祠部

山居與世益遠每聞時事驚心痛徹五內不意一變至此惟冲主子立政出多門所謂醫多脉亂無怪其然卽盧扁亦當束手爲之奈何比者前車已覆惟今只當慎行謹守以固藩籬培養元氣爲上策若拘拘破器而以必完爽口快意爲尚所謂病不死人而醫死之矣此外更有何術朝廷一時固多君子縱能執經按脉恐出竒多方亦未必能取捷公釋服在邇當卽出補不必以治亂爲行止所謂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世事如奕棋當局者迷若有明眼傍觀卽指點一着率收全功又何在於對奕耶第不宜攘臂

其間令奕者厭此吾佛所說貴善巧方便行耳如何
如何承示孤明時復透現第承當不勇若言透現乃
自知之明若云承當不勇乃自信不及耳然透現乃
念念透現豈但時復第看破透現處本無一物則念
念現前者卽本來面目如此念念着力念念無生全
體出現又何有承當不承當耶以當人一念自信不
及故起將謂別有之心所以當面錯過却道承當不
勇此病在別求之心凡向道者皆以此誤公直就一
念現前處看破無生無生則本來無物是則遠從無
始一念未移從今而後只此一念更何別求旣唯此

一念更教誰承當耶六祖云若論此事輪刀上陣亦
可得願公諦信此心看破念念現前處則念念精
進如此則一切處無非大解脫場又何有治亂之分
耶因對晤時難不覺漏逗

答贊能始廉憲

山野早慕匡廬之勝垂老方投徃丙辰歲一登此山
則知有大宰官知識爲護法幢及閱龍藏募疏則心
折於摩詰有斷取大千之神力也比卽誅茅五乳爲
休老計乃峰下倚天際七賢而望雲中五老居肱眉
睫爲我山門護法矣藏公爲道場拈据足無停影喜

無知厭且尊慈有大願力將建法筵此爲匡廬曠大
因緣惟是必仗法身親臨此中乃可振大法鼓否則
以一糞埽頭陀安能施無畏亏十方雲來海衆乎此
廣大心中必能建是希有之事也

答徐明衡司馬

日承枉顧荒山一見慧光獨露表裏洞然如冰壺玉
鑑自是般若中人非一世二世善根裊修者及聞眇
論所吐一片金剛心地發爲忠肝義膽但有忠君愛
國一念不復知有身家計真乘願力而來救苦衆生
誠現宰官而作佛事者也遠惠德音知法體多病且

云心強骨弱此杜有漏形骸本來浮脆理固狀也顧
此血肉之軀原是妄想凝結念念裊蒸故少乖調攝
則大不知恩況外慾薄饒增益病本唯佛一人純一
以金剛心地念念裊變故令此身全成堅固舍利得
不壞耳嘗聞聖道之真以治身其土苴以爲天下國
家此乃本末之論惟今志欲利人先立其本杜所養
堅固深厚而後忘身從事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外
其身而身存有道矣惟座下志大願大必心大身
細而後可此杜中有所守而外以事試之則漸入佳
境譬如架閣必先因其基耳愚意願座下從今發心

單持一呪或準提或金剛穢迹舍之於心二六時中
念念不忘久之發強剛毅之氣自然爽發不待強而
自強矣知高明信心篤厚故敢妄談

答王東里明府

別後恆如霜天月夜對談時也此景此時都杜睡夢
中誰能醒眼與世人茗碗爐香說無生話也承諭
近日閱楞伽有會心處甚喜以此經離文字相離心
緣相唯忘言妙契方有入處從此不疑當有溪證也
別諭一照卽覺亦能轉境言打成一片則猶隔鐵圍
此當自知不成一片過杜何處以古人一片之說不

是小事從初發心叅禪卽將一則公案作話頭如趙
州狗子無佛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等語以此橫在
胸中寔斷意根再不行著實疑情晝夜咬定牙關
一念不捨久纔純熟方卽打成一片動卽十年五年
此是話頭成片未是悟成一片也知公雖諦信此事
已有解會處但未下死工夫如古人叅話頭雖會得
此道理猶在光影門頭其生滅心未曾暫歇一念故
閒時無事見有道理及對境遇緣便被奪轉去是知
此事不是以知見道理當得實用也又云作一合相
觀以見破見以相離相以識去識以執破執此言固

有理在但一合相不以兩頭湊泊可入者以心境兩忘正是悟到一片處不見有少法當情作礙頭頭消歸法法顯露如此方可入一合相今若以見識相破正如油入麪何能破得況見識乃病根非破敵之具如此作觀似有消譌若依經教中入必如金剛般若六喻卽一觀純熟自有十分相應若從楞伽入但亏靜坐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方是工夫入頭又云妄想無性一語中得力便念念消歸若宗門中叅只依六祖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此最真切日用做工夫如此時時不忘不必求一合相忽一念

相應則忽然墮入一合中矣惟今願公不必求一合相亦不必怕境轉但時時隨心抱一則話頭日用中單看一念起處當下咬斷便消得去若妄想消得便不被一切境界轉若入識進破大徹一番則無境可轉矣無境可轉則心境一如此真一合相也

又

東行卒見公真正道人可謂不虛往矣山野老年棲息青山白雲之中與世日遠公利生之願正弘晤言未有日也喜公進道工夫甚銳誠一日千里但趨修固易而忘功絕證爲難以耽著玄妙靜沉窠臼久之

不覺墮落知見魔網此從古學道之難過一關也若
透過此關是爲百尺竿頭進一步到此一味平常更
無甚奇特所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
如此則通身毛孔渾放光明洩不是思量境界洩不
坐光影門頭此處只覺步步埽除自朕得到大休歇
耳

又

奉手教辱法愛惓惓心神契會不隔絲毫光明藏中
本非形骸可隔信非虛語委悉近日工夫日見平貼
已蹈省力安樂之境足徵大精進力所云舊時鼻孔

一毫著不得正是得力處但就中一毫著不得處更
有諍譎在直須透過古人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
急趯過正恐坐在無事甲裏若不勘破將來轉身更
難豈不見雲門道有二種光不透脫一切處不明面
前所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似的有個物相似
亦是光不透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邊法執不
忘已見猶存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卽不可子細檢點
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古人初以見道爲難及乎
見道而法執最難遣多墮在此所謂認著依朕還不
是此中工夫雖無著精彩處而捨法見一著不可不

知也高明以爲何如。曾從念念捨去，捨到無可捨，亦不坐在無可捨邊。自朕不被見縛，則通身如火聚矣。

與鮑中篆儀部

山白岳久在鴻濛，何緣山靈現瑞，感大護法使蒼巖翠壁，一旦幻出梵宇珠宮，致黃金妙相從空而來。貝葉真詮自天而降，頓令無佛之國土涌出，譬藏之莊嚴，攝化無量。人天同入極樂世界，如此妙用，全在尊慈一念真心流出，其功德利益豈小小哉。山野欽聞遙空讚歎，第恨衰老無能，一瞻禮耳。頃卜匡廬一

壑以送餘季。奉陳赤石公作山門檀越，將邀海內高賢，重刻蓮華之漏書來云。荷長者爲祇園普唱念，匡廬名勝得高賢，擊節出壑生光第。山野有愧，遠公不堪作東林社主耳。

又

新歲承使者遠至，辱慈念惓惓，欲山僧一行以結法喜之緣。初心欣狀，并已具悉。頃得汪司馬公書云：遼警甚急。昨二月廿日出師，四路大將已喪其三。八九萬生靈一旦薨粉，大可寒心。止留李將軍一路遼極難支，恐其長驅大可憂也。廟堂紛紜無畫一之策。

徵兵轉饗急於星火此何時也吾徒山林所賴太平念此人心洶洶之時屏迹傾誠誦祝之不暇又安敢輕事遨遊乎此其一也且聞京師震動南北禁僧而遊食之徒無措足地儻聞山野所至望風而趨難必其不來恐地方不便此其二也始以一行爲慢嗣有一事可虞故不敢輕進特此奉啟伏乞慈諒姑徐圖之以俟後期

又

承示近來做工夫於本地漸有人處欲得祕密一語以爲捷徑原夫此事本來無密不密但在當人一念

上做卽看話頭一著亦是不得已而用之但要一識破日用現前知覺之心盡是妄想用事縱有道理玄妙之知見盡是識神影子皆心意識邊事總之不曾了知離心意識一著故凡舉心動念都落妄想窠臼耳所以佛云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此卽馬鳴所言一切衆生從本已來未曾離念是知衆生日用種種妄想究竟只是一妄念耳狀此一念卽是最初起迷之源從無始至今但只是此一念更無第二卽心意識總屬一念上起惟今做工夫能將此一念看破則一切妄想情

夢遊集
慮當下冰清矣此所謂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然因衆生祇見得心中妄念紛紛紜紜如此之多其實不知只是一念今無奈離念紛紜故古人教人提一話頭做工夫究之卽話頭亦是妄念以但將此一念話頭堵截雜念歸之於一若窮究此一念深淺觀之觀來觀去元無起處本自無生若一旦了悟一念無生則永劫情根當下頓脫此名爲悟非是別有玄妙可悟也惟今老居士做工夫提話頭著力處只看此一念著力深淺追究忽朕看見此一念本無生處若了得一念無生則從此一切念念皆無生矣此六祖所謂

無住生心也若求玄妙便是有住矣如此直捷處最爲有力不在多求知見此中一字用不著只是先要將胸中一切妄想知見一齊放下放得心中空空地灑灑落落一絲不留看他一念起處便著力追究如此是爲單刀直入更不容思忖算後種種計較才有思算遠之遠矣老居士有志此事試如此下手何如
答錢受之太史

山野溪愧破器有玷法門況復久沈瘴海甘填溝壑不謂天賜餘生尚有今日向以衰殘多病將匿影窮山適以雙徑有未了因緣義于生死不得少此一行

故踉蹌而來雖不敢言善財南詢且卒得以徧叅知
識久嚮居士爲當代裴楊法門保障且知慈念慇懃
準擬一詣丈室昨云慈航曾待於錫山當面錯過大
爲悵狀適辱慈音遠及法供種種捧誦再三彌感情
至益令妄想飛越足不容緩但雨雪連綿少晴出山
尚有雲棲一行湖上無多留連歸次吳門必入毗耶
之室先此致謝不宣

又

山野居常恒憂法門寥落卽外護金湯難得真寔荷
擔之人昨卒見居士大慰夙心現宰官身豎正法幢

斯時大有望焉若山野朽株爲法門棄物承法愛之
深自信夙緣虞山之會勿勿未盡所懷辱聯舟遠送
更感惓惓別後仲夏望後抵匡山卜居山南七賢五
乳之間誅茅數椽聊爾棲息寄八行時尚未得定
止也一向老病相侵幻軀故胥溼疾作楚冬來方覺
小可護法編時對披讀諸老捨銘言言指歸向上一
路得宗門正眼我明法運大開賴有此爲衡鑑若刻
施流通利法不淺其稿俟明春當專持上

又

向致楞伽筆記此經的爲心宗正脉未審曾留意否

近來東南衲子中參究向上者多苦無明眼宗匠指
示都落光影門頭掉弄識神被冬瓜印子印壞又不
肯親近教乘求真正知見實爲難得宰官中向三十
年來護法大心者不少而求真真潛心本地功夫者
亦不多得大段士大夫太煞聰明無論若禪若教一
狀領過從弄目中敵大名者可槩見矣此時不但世
諦卽法門中更難言之爲可流涕方今世道澆漓法
門寥落之秋非大力量人出誰爲匡持嘗謂匡世道
在正人心護法門在正知見朕正人心必以正知見
爲本所謂不偏不黨王道蕩蕩非至公無我之心何

由一群情而定衆志哉朕無我之學必從法中參究
功夫將身心世界大破一番揭露本有大光明藏方
能觀身世如空寧泡影視功名如夢幻水月自朕齊
生死一是非超毀譽如此方敢言視天下爲一家視
羣生爲一身廓朕大公斯則人心自正世道可淳而
致君澤民之效無越於此矣諦觀宋濂溪之學實出
於此故能羽翼聖祖開萬世太平之業讀護法編
未嘗不撫卷而歎也季世末習大有不可挽者必若
人朕後可言太平之治且天道運而不息豈斯世而
絕無斯人哉山野自愧爲法門棄物生無補於世而

夢遊集
憂法之心如出諸已故所望于居士者重且大切願
乘時浚畜厚養以胥天眷其於社稷蒼生引領
翹足極矣安忍不發浚心重願乎護法編文章不必
重加批點但就諸祖塏銘開正眼處略發一二則已
爲贅卒蚤刻之爲望近拙述楞嚴通議先已令致覽
此經廣博包含一代聖教迷悟因果理無不徹向來
解者未盡發揮山野此作大非故輟似更易入其法
粵通義亦盡翻舊案不知法粵則不知如來救世之
苦心不知楞嚴則不知修心迷悟之關鍵不知楞伽
則不辨知見邪正之是非此三經者居士宜深心究

之他日更有請焉

又

護法錄卽禪宗之傳燈也其所重杜具宗門法眼觀
其人則根器師資悟門操行建立至若末後一著尤
所取大今亏毫端通身寫出不獨文章之妙其亏護
法深心無字不從實際流出其亏教法來源顯密授
受詳盡無遺此古今絕唱一書非他掇拾之比今但
就宗門諸大老塏銘中者以正見正行爲主如居士
之見者大同亦不敢更增添汚其於碑記序文特文
章耳則不必也今以後寄底本覆上若早刻一日則

法門早受一日之惠也山僧向讀 高皇文集有關
佛敎及諸經序文并南京天界報恩靈谷能仁雞鳴
五敎建寺中各有 欽錄簿中所載要緊事蹟意要
集成一書以見 聖祖護法之心若同此錄共成一
部足見昭代開國君臣一體亦古今所未有也惟居
士乘此留意一尋最爲勝事實山僧所至願也

又

辱手教委悉近況且述肩公札中末後句此山野久
所切心不待今也養老社蓋自慧誠普座願力山野
贊歎顙捨所居而已此何時也求安且不暇又可以

多事自擾乎況年來衰病日至足有淫疾行履多艱
山居草草聊爾棲息且懼餘日無多生死心切閉關
絕緣單提一念待死而已昨於中秋業已從事念二
十餘年苦海風波青山白雲時杜夢想今幸一旦遂
之又冒作等閒看耶今關中一切禪道佛法束之高
閣一味守拙每想古人有晝夜彌陀十萬聲今愧衰
老色力不充自試常能強半特効遠公六時蓮漏以
香代粍數月以來身心自臻極樂知坐念之深故敢
以告

又

侍者回得法音知近日心地脫灑此非眞實工夫不易得也甚慰甚慰承示不二法門之要無越高座一機非特一法而已心法序誠孟浪之談辱大手改正頓成佳語真還丹點化之工非散言必傳但存一種法門耳承念國事艱難無肯出死力者此言固狀但觀從古捨身爲國之人非臨時偶爾而發蓋此等人品有多因緣非容易可擬也一則當衆生大難之時自有一類大悲菩薩發願而來至其作用皆神通發現非妄想思慮計較中來無論杜咎卽如我聖祖同時英雄皆其人也二則天生應運匡扶世道之人

內稟般若靈根外操應變之具先有其本及臨時運用如探囊中百發百中此箇侯諸葛與平原忠定諸公卽其人也三則亦自般若願力中來負多生忠義果散習氣剛方中正確乎不可拔者勘定大事堅持不易如文信國明之季孺諸公生性一定而不可奪者卽其人也方今目下天下人物有一於此者乎觀其發言議論有能一定戡亂扶危之識見者乎無其本而欲責其寔豈非過耶故古之忠臣有一定之材操有必可爲之具不用則已用必見效卽如當世才具兩全者誰其人哉故古之建不拔之功者皆預定

於胸中如范蠡子房武侯進退裕如豈以空談爲寔事哉卽如東坡亦文章氣節耳惟今居士乃一時所屬望者第自揣其具孰與於諸公耶其所存者特一片赤心耳苟材具不充何敢言天下大事哉此山野向者切切望居士溲所養者此耳以老朽觀居士之心審處諸公可爲之事業志能爲之至若戡亂扶危操何術以爲之是豈旋旋從中煅煉而能者耶卽今之事特細故耳更有大于此者在惟願居士當早畜其具卒無以軀命付之爲全策也天下皆迷豈一呼能覺以知居士將有出山之意故特遣訊卒緩前綏

又

自得居士太秋出山手書云養身各待數語極慰鄙懷不意國運多故外患內患朝野惶惶冲聖子立鉅肩爲難卒一時夔龍涇涇上賴祖宗之靈下慰蒼生之望如居士正宜堅秉顙力以負荷爲心障回狂瀾切不可已慷慨意氣爲任又難已隨時上下爲善

權方便也此山林蔬筍心腸在大光明藏中必各有
寢處也所謂大道之妙難言傳耳山野奉來衰病
日偷意非久處人世者此生无复再晤之時矣言之
悲酸山野所悲不獨時吏卽泐道寥寥目中所賴護
泐之心如居士者指不再屈豈特金剛幢耶山野嶺
南之行所得印心弟子一人爲馮昌曆者卽四先生
逸書之一也惜乎早逝

書尾闕數行

與徐清之中翰

承委悉近況深慰惓惓之念聖人云歲寒壯遂知察
柏丈夫處世已多難成其忠居士經歷此番過則骨

剛氣柔心強力健已成福壽之晚操是則彼困橫者
皆天之所已造就皆我善知識也如是則慶且吝餘
又何吝已芥蒂乎語云人吝可忘不可忘朕吝惠吝
我者不可忘吝怨吝我者可忘況人生福祿秋毫皆
并定其損益非彼皆我之固吝也此遂正宜精持道
力遠无益之友省无益之費凡所舉念但伦未來之
福爲心此誠沒量大人也何如何如

復段幻朕給諫

連奉手書具見老居士惠國惠民及惠泐門之心且
辱周慮亏山僧者情何至也山僧人雖艸水繫抱懷

出世顯爲汾王之忠臣慈父之孝子此非虛談益有
所試至若奉佛定業之訓生焉益有季矣今不卒坐
老眼見世亂此乃舉遭劾數卽定業安可逃哉顧逃
之而不得者乃名定業若可逃而不逃乃愚癡況不
已汾門爲重而固守愚癡豈智耶屢接明誨深感護
汰盛心非特爲山僧一人也朕所教者若一番亂卽
推倒禪牀喝敝大衆遂抽身而公此蒼皇失措侶非
智者所宜有山僧不能一也若云一益孤遊固是高
傑但山僧卒近八十有愧趙州二不能也若云秋月
爲養老可歸卽可逃名登秋月山場數十里果水養

生之物滋設且恐力不能守乃投獻于王府求扁弓
宰官彼旣好名如此豈避名之所宜耶若往則彼已
我爲奇貨且老特不字此四不能也朕近名爲避名
我到人到如霧龜曳尾此五不能也老居士之愛我
惠我固切且淡在山僧有不能奉教者五故趑趄不
能自淩耳苒云響溪亦不可隱若已地言之誠不可
隱若已理揆之此老居士所未知也朕云不可隱者
已海寇爲惠朕響溪太海將千里揚旆不至此无惠
者一也朕山雖不淡而地處偏安卽天下大亂乃不
必爭者此无惠者二也朕道場今已千季屢經夏代

大亂不過唐之五季而黃巢最慘且親兵至此感六祖之霸捨營地爲供贍田至今爲黃巢莊是呂魔王爲護法无恩者三也且祖庭禪堂乃山僧所興之叢林生平功業惟存此一叟色色皆我之固吾往如歸家不勞遠遯終南此无恩者四也且轆溪之兒孫皆山僧伦養之弟子今彼恩我如慈父往則如父視子不必投人此無恩者五也朕所養贍不但舊日之檀越卽現在之山田可耕蔬菓可食不必遠求丐世亦不必待他人此无恩者六也且六祖道骨如生乃法身常住若依此中則與法相依爲命若法身壯而衆

生乃死此无恩者七也聿之忠者呂身殉國若死于封疆則死且不朽今山僧願爲法王之忠臣呂佛祖慧命爲重若在匡山真非逸老之地卽守定業亦死之无益若于轆溪呂一日之暇開道來學呂續慧命使佛法不斷山僧于此縱遇大亂卽定業難逃死且不朽政若呂身殉國者死于封疆則死亦得其所矣可不卒哉況遠五可恩而得七无恩抑乃取之于固吾又何憚而不爲耶彼中方伯監司已三致書請回山三季矣今本府具書出帖塗僧來請坐守于此山僧情不得已應命而往誠恐老居士聿之呂我吾違

大教故設一一備陳奉慰護法之深心萬萬不必已
流言悚聽也惟心諒之

答袁滄孺使君

屢承手書知歸心淨土決定無疑不疑則決定信矣
卒甚卒甚且云但于天如淨土遠近如想天竺之喻
未淩朕此喻元不親切至引夢喻最切且又未分別
淨穢之想所引亏惟心之旨不明耳惟佛說諸法如
夢幻又云生歟涅槃猶如輪夢又云淨穢隨心又云
晝爲想心夜形諸夢故曰夢喻惟心之旨請試言之
朕想有染淨皆生歟本故曰一切世界惟想所持朕

衆禪要離想而淨土要顯想益已想除想乃博換法
耳已衆生日用念念染想但造生歟苦業今要出苦
故念念淨想想佛淨土淨想勝則染想消染想消則
淨想純淨想純則變穢土而爲淨土矣如人想淫則
夢有欲事朕欲妻雖假在夢不无即已爲真若人白
日專想淨土則夜夢化臺臺地極梟境界受用自在
即爲實事此則淨土但在夢覺之分豈有近遠之實
哉所引佛說惟心淨土者專在一念淨想所感變耳
故曰想澄成國土朕娑婆穢土全是衆生染想感結
純一穢惡而蠡髻梵王見之純一淨土正如恒河人

見之是清冷之水餓鬼見之而爲火是呂二藥人見
娑婆是穢土眾生獸患已不了卽穢是淨故佛于法
樂會上三變娑婆而爲淨土要指目卉日用行履步
步頭頭皆是淨土如此豈有十萬億之遙耶朕經說
十萬者乃佛指樂藏世界娑婆之西越十萬億佛
土者極樂國乃阿彌佛所居實報土令人知所歸向
耳若言惟心卽樂藏亦是惟心況極樂耶請呂近喻
惟心之旨山野少季聽樂嚴經季五臺山萬季冰雪
因而切切想住此山因而日夜想之久久但見目卉
一座雪山經行坐臥皆在此中縱經鬧市亦不見一

人但在雪山中行及遂到五臺儼如答所想已此觀
之則淨土遠近可知矣朕五臺尚要身到而淨土只
要心到若是專心念佛念念觀想淨土境界久久純
熟則現卉日用步步頭頭如在淨土中坐臥經行卽
耳聾一切音聲皆是念佛之聲矣如此念到命終時
則一切世間雜念都不現卉惟有一念阿彌陀佛則
精進不亂目卉但見淨土境界或蓮樂現卉阿彌陀
佛與諸菩薩親來接引神識安朕直隨佛往生當下
便登極臬國如卉夢境无异如此豈有十萬億國之
遠耶此所謂生則決定生矣則實不妄乃是真真實

實地非是說道理也只是要一念淨想純熟博換得過穢想則自狀變穢邦而成淨土矣狀生淨土如夢之說不是譬喻乃是實話曰菩薩修行乃至七地已苒皆未破無明之夢一向教化衆生成就淨土皆是夢中佛更故八地菩薩如夢渡河猶未存覺直至亏佛方便大覺此乃明言具載鸞嚴經明明證據只是從來說者未曾拈著老居士於此會得則淨土遠近一切疑淨盡無餘矣狀念佛沏門彌陀經中所說只是一心不亂是究竟語其實此語亦不易到老居士自心試驗生淨土準不準只在一念亂不亂上看則

默狀自信如人飲水自狀精進矣來云久在台宗今要淨土台宗三觀和會此更妙宗疏最是分明台宗家更所云觀雖十六言佛便周是曰觀佛爲總觀也卽此觀佛念佛則念存三觀矣謂正當念佛觀時要將身心內外一齊放下絲毫不存心地如空不見一沏卽是空觀卽亏此空中提一聲佛隨舉念處卽觀佛像如觀目苒歷歷分明不昧卽是假觀狀亏正觀念時返焰能觀能念心體空空宋宋當空宋中又觀念不忘如此不忘不著一心需狀卽中道觀狀此三觀不用安排但只舉念則三觀一心一念具足此

中又不可將晷日安排三觀捨心則不妙矣請試于此著力何如

又

知老居士爲己躬下一著淺忠甚急此念生來更大當急時也但叅究工夫一向都說提公案話頭若大慧禪師極力主張是知從菴禪門悟心者皆從提話頭工夫做出但亏中用心者多不同今時說提話頭更錯用心甚遠只祇知提起不知放下爲要妙古人放下最爲入道要是知說提之一字乃是放下處爲提不昞只想著話頭爲提也馬鳴云心體離念

等虛空界又云離念境界唯靈相應已心體本來離念今人不知離念爲正念故執持提起一心昞已轉增迷悶耳何已放下處爲提起只如已阿彌陀佛爲話頭當未提佛時先要將外境放下次將內心一切妄想一齊放下次將此放下的一念也放下放到无可放處方亏此中著力提起一聲佛來卽看者一聲佛從何處來今落向何處去把定金剛眼睛一覲覲定覲到沒著落處又提又覲又追到一念無生處便見本來面目也初則用心覲追追到一念兩頭斷處中間自孤更向此孤處悞著精彩直追忽狀迸裂疑

團則本來面目自現卽此便是一念真無生意也學人但得此一念無生現苒則一切處得大受用乃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近世不知向放下處求離念一著死死執定話頭故返增障礙加之更起種種思想先存玄妙知見此是障道根本卽老居士叅究心雖切呂未經說破放下一著也只被玄妙習氣影子伦障礙故不得受用耳百千方便唯肯放下一著最省力當此省力處做則日用念念卽眞實受用也高明省之

與袁公寥

嘗謂自古豪傑之士能建大功立大業者皆自忍辱中來卽成佛亦呂忍行爲第一故曰無生法忍一切聖賢未肯不成亏忍而取亏不忍也老朽少季讀史記至韓信張良傳見其人能建大業看他畢竟從何處來因細詳其行吏忽亏淮陰市上受惡少胯下之辱信熟視之遂出胯下亏此見史筆下一熟字寫盡生芻學力及圮橋之履三進老人乃可之其博浪之椎折亏一艸履是知古人得力處老朽生芻呂此入佛法故苒書云云乃淮市之胯圮上之履耳

與周海門大僕

別來忽忽二十季矣音問不通者亦十餘季精神固
無間狀不若承顏接響之爲快也太春之雲棲準擬
奉教亏湖上久族不至悵狀還山貧道天假餘生得
待歿亏匡廬淡爲厚季念此末汰獨老居士一人爲
光明幢貧道老矣無復奉教之日所期當來龜等三
會耳貧道荷蒙 聖恩假呂萬里之行亏汰門无補
纖毫卽向上一著亦不堪舉侶向人所季亏教眼發
明直指之宗若楞伽楞嚴汰等三經大翻文字窠臼
皆已梓行託汝定請證惟瑯琊山中野狐潛踪散乞
金剛正眼一爲焰破暗冥又爲此汰大助緣也

與賀函伯戶部

山中得奉手書知道味日淡世情日遠且呂楞伽究
心遊流智海觀察流注妄想久之激徹困原昱則偕
彼逆緣爲進道之歎矣所不足者苦无明眼知識相
伴捫擗恐亏文言滯礙大段此更呂教印心如蠡採
芻但取其味不損其色故凡吾看教典及古惠機緣
會心處領畧不會則置之勿自穿鑿久自融通則言
言冥合真心矣政不必呂不會佗障礙也公賦性高
明當此妙齡精力吾餘能蚤收攝如此不唯蹈大方
坦龕且爲福壽之歎天之所呂成公者大矣季自保

愛呂副區區厚望

富吳觀我太史

吳越之緣艸艸了夷呂不耐應接故卽歸匡山而山中安居殊未易就投閒入山而返爲山累衰朽之季太不宐此耳浮渡令姪肩之當省老居士之惠喜師蟲已淨隘者果得人乎法門寥落不但明眼宗匠覓求卽衲子中真心實行者亦不易見奈何灋門澹泊至此老居士淨業精純灋味日深心見發英當洞十方矣儻胥緣徐會一談亦此生之餘卒也

又

季來山居雖與世遠每舂東鹵多警不无驚心狀在別報固胥定業但衆生幼難苦不忍舂況身經塗炭者乎惟老居士心樞淨土能无悲愍耶天造大運惟我聖祖惠伴三五功超百王衽稷霸長當享无疆但衆生業感自不能免耳每恩法門一旦陵替至此回望興盛之時難再得也切念粵嚴一宗爲吾佛根本法輪清涼爲此方著伦之祖其疏精詳真萬世宏規但鈔文呂求全之過不无太繁故使學者望洋而退士大夫獨喜合論明爽率皆讎視而義學亦將絕響矣嘗謂論固直捷唯發明大旨至云精詳文義

或未及的指說者之意也切慨此大沘失傳其如將
來沘眼何不但心遊沘界安亏理觀卽文字師亦絕
無人矣山野自少留心亏此沘門今嚙老矣掩關山
中注意研窮欲單觀疏文提挈綱要太繁取簡務明
大旨在不失倫者之意既去其鈔又別其科直取發
明本文侶爲易了雖不能如論之宏肆而因疏明經
適者已通說者之意或亏疏義不續者間亦出愚意
但取脈絡貫通亦不敢攷贅此亦山野老季倫懺悔
地且爲來者申沘供養耳苒二季因病不能致力卒
今季无恙其功已完七八恨不能與老居士一面靈

之談此畝疊發一歡喜耳

又

辱示朗公因緣山僧向慕其爲人惜未一見久聳未
遂一著心甚偉之第未知始末今讀塏銘行實諸書
果愈所聳辱命爲傳豈能更著一語狀沘門之誼固
不敢辭但就中已蘭風爲心印恐非所聳山僧管曾
見其人號爲鐵策一時皆已外道偶之宗門所不收
卽觀機緣一語未爲超絕不若沘胥所住爲佳狀此
亦非可已盡朗公之生焉也但遇紫柏之吏爲沘門
一變而晏朕不動且讚紫柏爲帝胥已此一節乃朗

夢遊卷六
公之溪心亏沕門者王蠲存齊之意觀末遂踞等座而逝正與紫柏一鼻孔出氣故傳中獨歸重亏此即明公宋先必吕我爲知己也朕傳忠不朽須者不朽之實者存老居士其朕之乎

俞吳生白方伯

瞽溪僧持沕旨至拜展三复溪荷尊慈所吕念祖庭沕道愍愚僧而拯名山者心何切至也讀之不覺痛徹五内念山僧漂零苦海二十餘年今卒投老匡山吕境幽心宋諸矣皆息无复他念矣今仰體尊慈吕祖庭沕道爲心諒不容已但匡山道場適諸宰官檀

越特爲山僧建立爲逸老地經營尚未結局難吕輕脫若安頓不妥大負一時信心者不忍吕此趙趙未能判朕先遣報命容料理得宜當就道也

俞李三近

來云修行感賴師友自古皆朕要之力行在己師友但助發耳至若一鍼一鎚即能透悟者此非師友全力乃本分功純遇緣觸發啐啄同時譬之鐘鼓應擊而鳴若夫木石則徒勞耳若夫靄雲見斄等而悟道香巖聳擊竹而明心何俗師友哉大都學道人之病在操忠不剛次則我見堅固者此兩者如病者忌醫

則盧扁束手矣

畚沈大潔

鄭白生來云足下胥難髮之忠鄙意未敢必朕不意果能勇淩如此朕請親命許可此是佛沘中正義最難欣許此菩薩助成也覽來問六則惟晉二條爲急餘侶可緩力疾勉畚未審能淩疑否所云卽欲回鄉踐拂水之約此雖護沘胥地第恐落窩臼禪耳足下忠顯廣大且不必上求古人但能取沘雲樞四十季如一日則末沘望足下又一大光明幢也

畚鄆千秋

承呂令師增銘見委愧昏老疎陋不足呂當盛意但在沘門所係甚重誠不敢不申讚歎又不可呂荒唐謬悠之言取罪呂塔銘卽世之僧史取信千載之下古之僧史列傳則有禪師呂六祖之下五宗血脈爲主胥沘師呂賢首清涼天台教觀爲主胥神僧呂佛圖澄諸梵師異行爲主胥高僧呂遠公支公生公肇公高操爲主四科之外其餘建立胥爲功行者不與也令師清修苦行山野仰慕久矣覽持來行侶非所聞不敢呂虛飾胥累實德故單取本色住山苦行清節生弓呂念佛爲沘門當與遠公竝駕宜在髙僧之

列乃敢畧載其正行以取信爲主始非敢妄意貶損
惟高明裁之儻不可采不刻可也



十九